



7.5

密林虎啸

责任编辑：宋 歌 金 兰

封面设计：陈 钟

插图：金 汀

密 林 虎 啸

韩 通 寅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·印张 7 4/16·字数 139,000

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1,1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513

定价 0.52 元

目 录

小引：和老虎开玩笑的孩子	1
第 一 章	9
1. 在猛虎的家乡	9
2. 莫格拉失算了	15
3. 失去的朋友	21
4. 断头树上的血	26
第 二 章	34
1. 向恩都力发誓	34
2. 是哭还是笑	37
3. 神秘的山谷	45
4. 新结识的伙伴	49
5. 白桦林啊白桦林	57
第 三 章	64
1. 出人意外的老山伯	64
2. 意外连着意外	72
3. 小小迷魂阵	78
4. 冰洞里的冤魂	84
第 四 章	89
1. 有苦说不出	89
2. 浓烟送暖	98
3. 哭笑不得	108

4. 浮动的心	114
第 五 章	125
1. 快乐的歌	125
2. 兔子归老窝	132
3. 扑 空	143
4. 子弹计	147
5. 后 怕	152
第 六 章	165
1. 也算立大功	165
2. 营房里的喜泪	176
3. 不败的南绰罗花	182
4. 心窗开了	190
第 七 章	197
1. 虎骨深情	197
2. 心里乐开了花	201
3. 虎啸狼逃	205
第 八 章	213
1. 如坐针毡	213
2. 怒火更旺了	215
3. 虎啸声声	219

小引：和老虎开玩笑的孩子

“吼——吼——吼——”

在密密的小兴安岭老林里，随着几声狍子丧命时的惨叫声，突然传出一阵老虎的怒吼。一只老大老大的斑花虎，“嗖”地一声从老虎崖下的洞穴里蹿了出来。你瞧它那副不可一世的样子：一出洞口就先狂吼一声，象是想要先震慑住什么。然后，便用两只毛茸茸的前爪使劲儿支撑住地，身子缓缓往前一探，伸了个懒腰，眯眯起眼睛，张开嘴巴打了个呵欠，接着齙一齙牙，一收一缩地嘬嘬嘴唇儿，伸出红乎乎足有半尺长的舌头，缓缓呼出一大口哈气。接着，便迅猛地摇摇头，机灵地睁大一对闪着蓝火苗似的眼睛，贪婪地扫视着左右。

这凶猛的斑花虎吃惯了现成食儿。它本来正在洞里打盹儿，忽听一只狍子的断断续续的惨叫声，知道是一只狍子被豹或别的大兽捕住刚刚咬断咽喉。往常，它这么忽地蹿出来一声狂吼，那捕住狍子的野兽登时就逃得无影无踪了。它便不紧不慢地走到死狍子跟前，用牙和爪儿撕剥掉狍皮，一口一口地吃起来。

它左瞧右瞧，到处都没有寻到死狍子的一点踪影儿，更没有象往常那样，它狂吼声一落，就听见捕捉狍子的野兽的逃跑声。它猛然仰起头，竖起耳，睁大两只眼睛，眈眈地寻视着。

这时，在老虎洞附近一棵枝叶繁茂又有藤条缠绕的大柞树上，伴着老虎的狂吼声，有两只胖乎乎的小手轻轻拨弄开障眼的枝条儿，在叶隙中斑斑点点地绽露出三张娃子的脸，正睁大眼睛，透过拨弄开的叶缝儿，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斑花虎的一举一动。他们是老虎崖前面，砬砬峰旁那个乌力楞^①里的三个鄂家娃，一个名字叫沙加，另两个是莫格拉和他的弟弟小冬格。他们身上都斜挎着弓，腰里系着箭筒，插着小猎刀，独有莫格拉脖子上挂着一个弯弯角似的狍哨儿。怪不得斑花虎到处搜寻不到死孢子的踪影，原来那孢子的惨叫声，是莫格拉用狍哨吹出来的。

演这场骗虎出洞的小把戏，当然是吹狍哨的莫格拉唱主角。他跟在阿爸身边学猎四年已经出徒，还被称为乌力楞里的小莫里根^②哩！按着鄂家的风俗传统，再过个一年半载，他就该从阿爸和阿妈的仙人柱^③里分出去，单独顶门立户打猎过日子啦。可是，前几天阿爸、阿妈商议这事儿的时候，心里有一百个不放心，因为这几年山外惦记着欺负鄂家的罗刹^④太多！

三个小伙伴没想到，那狍哨吹出的惨叫那么灵验，莫格拉根本没吹几下，就把斑花虎逗出来了。

斑花虎四处扫视着，不见被咬死的孢子的一点踪影，就往前挪动几步，又扯开嗓门狂吼了一声。

嘿，真奇怪。刚才那老虎狂吼时，大嘴正冲树上三个小

① 鄂语，村落的意思。

② 神话传说中的神猎手。

③ 鄂族人住的地方，用柱子搭成圆锥形，再用树皮或兽皮苫好。

④ 鄂族人称一切欺负、抢劫他们的人为罗刹，即魔鬼的意思。

伙伴张着。凡是猎手都懂得，那是稳树猎虎的最好时机。要是三个小伙伴一起张弓，“嗖嗖嗖”三箭一起朝老虎的两眼和喉咙眼里飞去，它疼痛交加，乱蹿乱撞，不消几个回合，就会被树撞个半死。可是，三个小伙伴不拉弓射箭，也不拔小猎刀，只是竖着耳朵用心地听着。

老虎崖下的石洞里，原来有好几只老虎呢，其它那些都让猎手们猎获了。现在，就剩下了这唯一的一只。三个小伙伴既不拉弓射箭，又不甩手飞刀，并不是因为头人老爷曾有话，让保留这只斑花虎给乌力楞守门，吓住或截拦来乌力楞抢劫的罗刹。他们要是上来猎虎的好奇心，什么也不顾及哩。况且，娃子们也都知道，那老虎才不那么听话替鄂家办好事呢！头人老爷领着大家游猎到砬砬峰下建起乌力楞，一方面就是想借群虎盘踞的老虎崖做依仗。没想到，它们却几次到乌力楞里去行凶，猎民们不得不下手了。眼下，斑花虎要是发现了被三个小伙伴藏进丛林的猎犬黄狮，敢冒胆去袭击，他们就不会客气啦！现在，一切都太平平，再说，他们闷葫芦里装着别的药，压根儿就没想收拾它。

“吡吡吡，噌噌噌……”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在离斑花虎不远处的头顶空中有节奏地响着。

斑花虎猛然仰起头，一眼就看见了不远处一棵大桦树探伸出的旁枝上，吊挂着一只晃悠晃悠直蹬腿的山蹦儿^①。它呼地卷起一阵风，一个高儿蹿过去，四爪刚刚落地，连气儿都没喘，接着就两只后腿猛劲一蹬，纵了个高儿，张着血

① 鄂语，山兔子。

盆大口朝吊挂着的山蹦儿扑去。可是，没有够着，还差一胳膊长那么远呢。接着，它又一纵身扑上去，还是没够着，又扑了个空，“扑腾”一声跌落了下来，接着是第三次，第四次……

接连的扑空和跌落，斑花虎发怒了。它往后倒退几步，一屁股蹲在地上，喘着粗气，眼巴巴瞧着用绳子吊悬在空中，晃悠晃悠仍在蹬腿的山蹦儿。它的气越喘越粗，一对眈眈的眼珠子，由蓝渐渐变红了。

它瞧着瞧着，猛然间张开大口，撕心裂胆地“吼吼吼”嗥叫一声，又一纵身扑了上去，结果又是一个空。

“嘻嘻嘻，”莫格拉忍不住笑出了声来，“听这声叫，是真过瘾哪。”

沙加和小冬格听莫格拉一笑，虽然捂着嘴，瞧着一只山蹦儿把斑花虎逗得那副狼狈样儿，也禁不住“咯咯咯”乐出声来。

斑花虎听到笑声，似乎觉出上了当，猛调转头，辨准方向，吼叫着呼呼朝藤条缠绕的老柞树扑去。可是，它立起身子抓着树皮，干瞪眼儿。

“放箭！”莫格拉见暴露了目标，从密密匝匝的枝叶里闪出身子，靠住树干站稳，朝两个小伙伴挥完手，麻利地取下弓，抽出一支箭，“嗖”地一声，先朝树下的斑花虎射去。

“嗖——”

“嗖——”

沙加和小冬格也朝斑花虎开了箭。斑花虎离树太近，三个小伙伴没有一箭射中眼睛和喉眼儿。深深插在屁股、腰和

脖子上的三支箭，随着它一跳一跃来来回回直摆动。

“吼吼吼——吼吼吼——”

斑花虎盯着树上吼吼跳跳，跳跳吼吼，越吼声音越高，把森林搅得更加阴森可怕。要不是鄂伦春人，准会毛骨悚然。

它发疯似地刚一纵身，莫格拉射出的又一支箭狠狠地插进了它的一个眼窝里。殷红的血水立刻象个小泉眼“咕噜噜”冒了出来。

“黄狮！黄狮！嗷——！”莫格拉见时机已到，回过头来，朝藏在丛棵的猎犬呼喊起来。

勇猛的黄狮早就耐不住了。它忽听小主人呼喊，吸一吸鼻子，竖起耳朵，挺直大而蓬乱的脑袋，象一支利箭朝斑花虎飞扑而去。

这只斑花虎本来就曾受过惊，险些在鄂家猎人手里丧了命。它见势不妙，拔腿就朝峡谷深处逃去。

“黄狮！黄狮！”莫格拉见黄狮还要去追，忙唤了回来，“回回回！”

三个小伙伴收起弓，一个跟一个地抱住树干，“刺溜溜”滑了下来。

“嘿呀呀，唤回黄狮干啥呀！”沙加最后一个滑下树来，咧咧嘴，双手一摊埋怨莫格拉说，“都射瞎一只眼啦，黄狮要是能撵上咬住它，咱们就把它干掉！”

“别贪财好吧，咱们来时商量好的，本来也没想要它的命，就是和它开个玩笑，逗引它叫几声，咱们听听拉倒，耳朵过瘾了就行呗，还想贪财！”莫格拉梗梗起脖儿，脑袋一歪，

俏皮地说沙加，“快，快把眼睛都闭上。”

莫格拉见两个小伙伴把眼睛都闭紧了，就从光板皮褂兜里掏出一个弯弯形的虎哨，运运气吹了起来：“吼——吼——吼——”

“睁开睁开，”莫格拉催两个小伙伴睁开眼后问，“你们说，象不象斑花虎刚出洞时的叫声？”

两个小伙伴跳跃着，拍着巴掌一起嚷道：“象象象，太象啦！”

“再闭上眼，快快快！”莫格拉让两个小伙伴闭上眼睛又吹起虎哨来：“吼吼吼——吼吼吼——吼吼吼——”

他憋得脸红脖子粗，吹了一声又一声，还没等停止，两个小伙伴就睁开眼，一个跳着拍巴掌，一个乐得搂住莫格拉的腰直嚷嚷：

“跟斑花虎发疯时叫的一样！”

“嘿！比那还凶，还吓人！”

黄狮站在小主人旁，不解其意地摇着尾巴，瞪着裹在毛皮里的两只黑玛瑙似的眼睛。

原来，三个小伙伴葫芦里装的药，是大人们治罗刹用的。在这里，这老虎的啸叫声，用处大着哩。要是山匪或地痞、山霸结伙前来抢劫，几名猎手往树丛里一猫，吹几声群虎齐啸，匪徒们顿时吓得惊慌而逃。这里，被称为猛虎的故乡。不少来这里放山^①的丧命虎口；乌力楞迁来不久，十多个土匪结成伙，想趁不早不晌，猎手进林打猎的时机来抢劫乌力

① 挖人参。

楞。他们偷偷摸摸，想躲着老虎崖绕进乌力楞，结果还是被老虎发现。六只猛虎一起扑上去，一只扑住一个，剩下的几个总算一人捡了条命逃了回去。事情传出以后，谁还敢来这里呢？要来这里，老虎崖是必经之路，弯弯的阿拉尔河成L形，把老虎崖和砬砬峰一前一后接在了怀里。乌力楞就座落在砬砬峰下。

这个过去常常遭抢受劫的小部落迁居砬砬峰下后，凭借着虎威，日子一直很太平。至于狡猾的官府谄达^①，一个两个的混过来做买卖，只要老虎放行，猎手们也接待，谋取些暴利，猎民们并不太在乎，生活中确实需要这些送上门的盐巴、洋火、枪砂等等。不过，他们走时，头人要派几名猎手偷偷猫进树丛，用狂啸的虎叫送行，吓他们个屁滚尿流，狼狈而逃，事后一想后怕，不敢再来了。否则，乌力楞就难保太平了。只剩一只老虎，其它都被打死，对外一直是个秘密。

莫格拉跟着阿爸学猎四年多，阿爸当然要把学吹虎哨这一招儿教给他啦。

可是，没来老虎崖前，三个小伙伴在乌力楞旁演“老虎拜猫为师学艺”的传说故事玩，两个小伙伴都连连摇着脑袋，一个劲儿地说莫格拉学的虎叫声不象。他是赌气和两个小伙伴来跟斑花虎开这场小玩笑的。怪不得他敢来，又那么不慌不忙，特别是斑花虎在树下气得咆哮时，他竟笑出声来。原来阿爸曾领他来这里逗引老虎出洞啸叫，让他仔细听过。阿

^① 奸商。

爸可不是他这个招儿，是用一根长绳子系住一只孢子的腿拴在树上，逗引得老虎啸叫着，围着树兜圈子捕捉孢子。

莫格拉吊挂山蹦儿这一招，比阿爸那一招儿还有意思哩！

不过，要是叫阿爸、阿妈知道了，可准不会依的。自打莫格拉跟着阿爸学猎出徒，自己能在乌力楞附近猎个飞禽小兽什么的，阿爸和阿妈都千叮咛万嘱咐过，出猎碰上老虎、黑熊、罕达犴这类的大兽，能躲尽量躲着走。今天，竟领着两个小伙伴来和斑花虎开玩笑，真是吃了豹子胆！

两个小伙伴一说他吹得象，而且还一门儿叫绝，他吹得更洋洋得意了。你瞧他那副模样儿，双手捧着虎哨放在嘴里，“吼吼吼吼”地吹着，还一个劲儿地歪脖子摇晃脑袋呢，憋得脸红脖子粗，黑黝黝的小脸膛上闪着红晕，那么神采奕奕。两块颧骨微微凸起，展现着祖先自然粗犷的壮美。再配上两片厚厚的小嘴唇，两只灼灼闪亮的眼睛，不胖不瘦的身板儿又是那样墩墩实实，特别是在茂密的老林里，“登登登”跑着追击猎伤的野兽时，那勇猛劲儿，愣头愣脑的模样儿，和这猛虎故乡的半大子虎崽比，也没有这般雄威呀！

莫格拉开心地吹了一会儿虎哨，和两个小伙伴唤着黄狮，互相追逐着，嬉闹着，撒着欢儿朝乌力楞跑去。

第一章

1. 在猛虎的家乡

这个住着四、五十户猎民的乌力楞，背靠峭岩陡壁、巍巍耸立的砬砬峰，面临波涛滚滚、日夜歌唱不息的阿拉尔河。被L形河湾搂在怀抱里的乌力楞，是一个弯弯的大弧形，等距的仙人柱一个挨着一个。兜在弧形里的是一片绿茸茸的草地。老虎崖的旁侧是一座高山，山里长着高高的红松、老柞树、水曲柳和银灰色的桦树等。它的两个山脚，一边伸向阿拉尔河岸，一边伸向老虎崖和砬砬峰，围着一个低洼的小峡谷，就象一个绿色的大摇篮。那一座座仙人柱，就象安安稳稳躺在这绿色摇篮里的娃娃。

给摇篮做底的绿茸茸草地上，点缀着丛丛簇簇艳丽多姿的野花，有粉嘟嘟的芍药、火红的百合、黄艳艳的金针、淡紫泛红的玫瑰，还有鄂家特别喜爱的南绰罗花^①……到处都飘散着淡淡的清香。

乌力楞和阿拉尔河岸之间，是一片密叶遮空的树林子，一直和老虎崖旁侧的高山脚相连。林子里有各种鸟儿，野鸽子咕咕咕，小山雀儿唧唧啁啾，啄木鸟“梆梆”地敲着树干，野鸡用响亮、高亢的嗓门儿咯咯地叫着……这些，和哗哗歌

^① 花为绿色，是鄂家最喜欢的一种花。青年男女常用它做为永远相爱的象征。

唱的河水象汇成的一支美妙的摇篮曲，飞过砢砢峰，在天空飘荡。

太阳离西山尖还有老高，一早进山的不少猎手都已满载而归。家家仙人柱的顶尖孔口上，喷冒着缕缕炊烟。

莫格拉和阿爸一同出猎归来，被在山脚一片林子里蹿山蹦套儿、狍套儿的沙加和小冬格截住玩耍起来。自从上回他俩跟着莫格拉去和斑花虎开了那个玩笑，算是镖上莫格拉啦，一有空就缠着学飞猎刀、吹虎哨、演老虎拜猫学艺。

小冬格是游戏迷，本来就想和沙加蹿完套儿玩耍一会儿，把家里的虎皮都带来了。这回截住了哥哥，就更来情绪了。他把虎皮刚塞到哥哥手里，刚想说自己装老猫，一抬头，忽然发现绕过老虎崖鬼鬼祟祟摸来一个人影儿，忙指给两个小伙伴看：“快看，那是干什么的？”

莫格拉一瞧是陌生人影儿，悄悄地说：“快，藏起来！”接着又轻轻拍拍黄狮，一起猫进了一丛茂密的矮榛棵子里。

那陌生人影是一副官府谄达模样儿。肩搭两头都鼓鼓囊囊的褡褢，手里拎着一杆做护卫用的猎枪，瘦伶伶的个儿，眼角布满了鱼尾纹，看那副样子，是个身体壮实的老头儿。

他四处撒眸着，鬼头鬼脑的前进，心象被几根绳子吊着，怕老虎突然蹿出来，怕猎手发现他当仇家或山匪暗放冷枪。这里的情况，他曾听一个虎口脱险回去再也不敢来的官府谄达说过。想象着那可怕的情景，在这热天里却使他一口口倒呼凉气。

此刻，他非常盼望能碰见独个儿在这里蹿兔套、挖野菜或打犬食的鄂家娃。他这时候赶到这儿，就是因为听说，在

猎手从林子里归来，家家炊烟升腾这阵儿，喜欢在林边嬉耍的鄂家娃最多。他这么撒眸那么瞧，却没有发现在密叶掩遮中商量做游戏的三个小伙伴。

他继续往前走，眼瞧就要到林边了，想起那个虎口逃生的人说过，鄂伦春人最忌带枪的山外人，即便真是来做买卖，也会被他们当罗刹抓去。

他把猎枪藏进树丛里，刚走上前几步，转动着灰暗的一对小眼珠一撒眸，突然从不远处传来了使人毛骨悚然的虎啸声：

“吼吼吼——吼吼吼——吼吼吼——”

他在惊慌中发现，在左前一簇丛棵子里忽地蹿出一个虎脑袋，象是啸叫着要向他扑来。他立时觉得浑身皮肉发紧，头发竖立，两腿索索发抖。他调转回头，刚拉开步，“扑登”一声，被一个小树茬绊了个嘴啃泥。

“哈哈……”一声大笑的童音刚传到他耳鼓，他还没来得及辨别，笑声就变成了嗾使猎犬的声音：“黄狮，上！上！”

官府谳达趴在地上，颤抖着身子刚想爬起来，随着“呼”地一阵风响，黄狮已经飞扑上来，紧紧咬住他大腿上一口肉，死死地衔住不肯放松了。

三个小伙伴神气地跑了过来。小冬格双手掐着腰，靠官府谳达的脑袋站着，用脚踢了踢他的脑瓜顶问：“贼蛮子①，来干什么的？”

官府谳达一看是几个鄂家娃，有个娃子的臂弯里还搭着

① 鄂族人对汉人的蔑称。

一张卷迭成长条的虎皮，自知上了当，一口唾沫咽进肚里以后，心里一阵欢喜，使他冷静下来，满脸堆笑地说：“鄂伦春小兄弟，误会，误会，我是来和你们阿爸交安达^①的呀，快让猎犬松开我吧！”说着拍拍身旁鼓鼓囊囊的褡褢，让三个鄂家娃看：“不信你们打开看看，里面装的全是盐巴、枪砂……”

“松开？那么便宜呀！”莫格拉嘴里喷着唾沫星儿，眼圈里闪着愤怒的火苗，身子朝官府谄达微微一探，斜歪着脑袋说：“哼！这些年，我们乌力楞里人可叫你们贼蛮子欺负坏啦，我咋没见着你来过？说是官府谄达来和我们阿爸交安达，你说说，认识我们乌力楞里谁？”

“就是呀，”沙加也来了精神头，借着莫格拉的话题急乎乎地催问，“你说你是官府谄达，你认识我们乌力楞里谁？”

“认，认……认……”官府谄达支吾了半天，把没支吾出的话变成了一口唾沫咽进了肚里。

小冬格急了：“看你这副样子也不象官府谄达，是官府谄达，也不是好家伙。快说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黄狮见这家伙又摇头，又趴着打比划，以为他要跑呢，又使劲咬了咬，疼得官府谄达直求饶：“鄂伦春小兄弟，我是来交安达的，快让猎犬松开吧，求求你们，哎呀呀，疼死我啦……”他一边求告着，忍着疼，拽过褡褢抓出一把白花花的盐巴，挖掌开手指头，瞧着眼前三鄂家娃说：“你们看，我都送给你们，全送给你们！”

盐巴？多馋人的东西呀。小冬格动心了。这玩意儿乌力

① 朋友。

楞里缺着呢。阿妈每次煮肉煮野菜都舍不得，那么一大吊锅，只放不丁点儿。

“哥哥，”小冬格问莫格拉，“咱们把他押回去交给阿爸审问审问吧？”

官府谳达小鸡啄米似地直点头：“行，行啊，和你们阿爸一说就能说透。”这阵儿，他最希望的是猎犬松开口。

“别出你的小花花点子！”莫格拉不理官府谳达，训斥弟弟，“你没听阿爸说过，贼蛮子和坏官府谳达鬼道道多得很哩，他都敢越过老虎崖过来，肚子里还不得有点玩意儿，我们押着他走，他要真是个坏家伙，要花招怎么办？跑了怎么办？”

沙加一眨巴眼皮儿，在一旁帮腔：“对！是这么回事。”

莫格拉和沙加一唱一和，把小冬格弄得一时目瞪口呆。

“哎哟哟，哎哟哟……”官府谳达见猎犬松咬没了指望，瞧瞧前后左右，没发现其它鄂伦春人的踪影，就装出万般疼痛的样子，把额头往地上一低，哼叫起来。

其实，他心里有数，这几个小家伙不让猎犬松开，继续挨咬的时间也不会太长，只是心里算一算时间，觉得还不到时候。

这黄狮不光听话，还会按着主人的心愿办事哩。官府谳达“哼哟”得越厉害，它就咬得越紧。反正没有小主人发话，它是决不会轻饶的。阿爸驯养它，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。它能帮主人嗅着气味跟踪野兽，能随着主人的枪弹一起飞出去追捕野兽，还能按着主人指点，去撕咬罗刹。多少年来，它不知给主人立下了多少功劳！是全家人的掌上明珠。莫格拉跟着阿爸学猎开始，阿爸把黄狮交给了他，自己开始驯使另